

公民社会维度下的中国网络政治结构

宋敏¹,孙英会²

(1.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哈尔滨 150080;
2. 佳木斯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要:伴随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中国的网民总数已经达到3.16亿人,网络政治参与的时代到来。公民社会需要民众表达自己的声音,在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尚未深入进行的情况下,通过网络政治的方式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可能。“互动性”是网络政治的特质,具有社会学理论基础。中国网络政治路径的建构,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形成提供巨大促进作用。

关键词:公民社会;网络政治;互动性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66(2010)01-0021-04

1994年4月20日,中国终于全功能接入互联网,成为全球连接互联网的77个国家。1995年中国电信开始向社会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广泛影响揭开了序幕。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结构的相互交融,加上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期,构成了互联网使用率与影响力扩大的背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表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网民总数3.16亿,中国境内网站数为287.8万个,域名总量1600万个,仅在2009年第一季度就新增网民1620万人”^[1]。网络的全球开放性、资源共享性、多元性、自由性等基本特征,必然导致网络生存中的意见模式、观念模式、文化模式、意见集团、网络虚拟社会组织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公民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政治参与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互联网已经成为继报纸、电台、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并有后来居上之势。胡锦涛同志2008年6月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在线交流,标志着网络政治参与时代的到来。

一、公民社会与公民政治参与

公民社会,英文是Civil Society,也有人译为“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其内含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一类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无论是从政治学的意义上,还是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中包含若干基本要素:一个公共权威之外的私人活动空间;由私人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公共领域,如大众传媒;一个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社会,一个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社会等^[2]。公民社会有着多重意思,但总地来说,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是一种社会形态,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中所内含的精

神。就其政治学意义而言,突出的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突出的是民间组织、中介机构,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非政府组织的权益,归根结底还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

成熟的公民社会应该具有的要素是:(1)个人主义。个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因此,维护与发展人权是公民社会的首要原则。(2)多元主义。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团组织的多样性,思想的多元化。维系这种多元主义的是提倡宽容和妥协的文化。(3)公开性和开放性。政务活动的公开化和公共领域的开放性是公众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和进行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4)参与性。强调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制约国家权力,是公民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5)法治。公民社会强调要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反对国家随意干预公民社会的内部事务,从而保证公民社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领域,把国家的作用严格限制在宪法和法制规定的范围之内。(6)社会自治。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只有保持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权,公民社会的上述结构特征和文化特性才能得以维持。因此,公民社会主张在社会领域实行广泛的自治^[3]。

二、网络政治的理论诠释

网络政治具有三大基本特征:首先,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在网络政治中,每一个参与的网民个体之间,其地位是平等的,大家都可以就所关心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现实政治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等级分明的层级节制在此并不存在。只要言论符合法律许可,任何一个参与主体都可以充

收稿日期:2009-11-25

作者简介:宋敏(1976-),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讲师;孙英会(1982-),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助教。

分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其次,政治活动的开放性。网络的开放性,使网络处于相对不设防的境况,它不仅表现为参与网络政治活动的主体多样性,可以不分男女老幼,并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而且还表现在讨论话题的多样性、随机性与多变性等。再次,网络政治实现方式的互动性。在网络政治场域中,信息可以即时交互传递且高度共享。每一个参与网民都可就共同关心的话题相互探讨,既可在争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又可保留自己的观点。有时共同行动,同时又各自单飞。无论方式如何,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的互动交流,不仅极大拓展了彼此的交往空间,丰富了精神生活,提升了人的发展程度,而且有效推动了共同关注的事务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甚至转化为现实政治生活中活生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决策活动与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分配政策。

网络政治的核心和推力是公共利益、公共事务以及公共意志。网络政治的基本途径是网络民意表达及建立其上的强大网络舆论。网络政治的目的是影响公共利益、公共事务或者公共意志的具体决策活动,实现现实政治生活中难以达到或者成本很高的参政议政之目的。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公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代名词。一个公民身份,或者说有意义的公民身份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一种共同的认同,是与人民之间的共同性,是一种共同体感,是一种归属感。公民身份的第二个方面是声音,声音是一种表达,是对意愿的有效表达,或者说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作有效参与。是对自我的治理及参与的自觉^[4]。但社会转型期背景下,社会成员由于民族关系、宗教信仰、个人道德观、生活价值观念等差异,其个人认同正在变得千差万别。在这些领域里,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着彼此的一致性了^[5]。利益不一致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基础是基于身份的认同和利益互惠,同时也是对公民社会中自身角色所承载的责任的把握^[6]。如在北京天通苑居民维权活动中,居民借助于网络交流表达大致相同或相近的利益需求,后来发展到集体上访性质的群体性法律行为,这些可以被看做是人们面对更加广泛的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而感到无权无势的一种反抗方式。

网络技术的互动性给予大众一个虚拟的“意见自由市场”。在其中,大众可以自由地就自己关心的事件、问题进行辩论、商量、演讲,于是,这种交流的理论被认为是构建了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公共空间理论”的基础,而网络媒体极大地延展了公共空间,使以往在传统大众传媒无法实现的个人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得到展现,从而一方面分解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一个表达渠道。互联网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互动”。当然,这种互动并不仅限于人际传播,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这种社会互动更多的是指以信息传播为媒介的互动。人们不仅交流信息,而且还交流思想和情感,借助大众媒介等手段进行信息交流,形成社会互动。网络政治的突出特点就是从信息发布、传播速度、深度开掘的意义来看,互联网的互动特征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政治参与方式,给传统的政治生活带来颠覆性的效应。网络传媒在通过新闻报道、专题描述、事件评论等形式促使个人和整个社会相沟

通和联系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意识,促成了个人的社会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公民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识。

符号互动论创始者米德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学会许多不同的社会角色。我们通过互动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学习角色,慢慢地,我们将这种规则内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依此来建构我们的行为。一旦规则被内化,这些角色就会提供给我们强有力的控制行为的方法。我们的身份也就和它们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因为扮演了某个被他人所尊重的角色而自我感觉良好^{[7][237]}。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网民对自身社会角色的定位总是时刻引导着他们的各自行动,从而影响和决定着现实社会的具体状况与发展方向。然而,这种个人行为,如果只是彼此孤立地在社会中发生作用和影响,那么这种作用和影响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某一个个体或群体与其他更多的个体和群体产生互动并激发起共同意愿,进而形成一致行动时,才能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7][240]}。网民政治参与热情离不开网络传播媒介的特殊传播功能,也离不开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正如米德认为的那样,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和环境的互动来定义的^[8]。符号聚合理论学者肯尼斯·伯克认为,交流可以促进认同。随着认同的增强,共享的意义也会增加,从而增进理解——这一过程呈螺旋上升的趋势^[9]。

三、公民社会维度下的网络政治路径

在我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体制的影响,也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和民主化进程的反复,使得公民参与政治过程和政治决策的权利迄今仍受到很大限制。既无权利意识又无责任意识的老百姓意识导致国民普遍缺乏公心,缺乏公共意识,缺乏公共道德^{[3][37]}。在社会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因为“绝大多数的舆论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圈、民族圈和宗教圈的范围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印记”^[10]。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承认舆论的民族特性。而民族性视野下,中国舆论三个特征就是:

第一,至上而下的舆论传播速度快,渠道畅通。

第二,人际舆论过剩导致针对市民的舆论容易勃兴,而有关国家大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舆论相对过弱。

第三,较重视舆论的一致性,敌视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意见^[11]。

这样,拥有公信力的传统媒体在“媒介敬仰”的网络受众中,形成了定势的遵从心理,相信传统媒体总是正确的“固定成见论”,于是,即便是拥有了自己的独立话语权,即便处于网络营造的自由“公共空间”里,网络受众所做的只是附和,一片哗然。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空间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空间”^[12]。对于这种网上舆论的从众情况,有人归结为中国民众公民意识的欠缺。著名学者李慎之指出,“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13]。改革开放的公民意识尽管从总体上有了显著的增强,但与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相比,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换个语境,一旦传统媒体的新闻舆论(包括上网舆论)

抹上对“政治图景”有所偏向的解读色彩的话,这种公民意识仍然处于很不发达和很不自觉的阶段成为政治传播“愚民”的最佳意识背景,那么虚拟的“政治图景”和不自在的“上网舆论”就成为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两大参照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网络政治的路径选择将对未来公民社会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应通过建构一个以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意志为基础,以对事不对人的法规体系为保障,以公民自主表达与自我约束的参与之道,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包容的公共管制之道,公共机构和公共人物与网络社会和网民平等协商和交流的互动之道为核心的理性的网络政治文化,从而实现网络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发展,实现公民的全方位的发展之目标。

1. 网络政治促进政治民主化,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发挥重大影响作用

我国是公民政治自由有限的国家,网络不只是在传统媒体之外的信息传播和动员的又一出口,而且在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者被紧缩时,网络以其有效性和灵活性,成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网络这种工具并不能保证政治的民主转变,但在帮助普通民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建立中国的公民社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首先,分权、匿名和灵活的互联网促进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在中国,媒体从来不是独立的政府制衡机构,相反,政府把媒体看做创造国家统一和政治认同的核心工具,对媒体实施高度垄断。在这种社会控制下,互联网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体。其次,互联网创造了公民对政治和社会问题展开讨论的公共领域。由于互联网的交互性,各种公共论坛产生,公众第一次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形成舆论的场所。随着知情能力和评论能力的提高,他们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这种介入程度反过来又促进公民在这方面的要求。再次,对于集会与结社自由匮乏的中国,互联网加强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网络社群在中国出现,是切合全球化要求的趋势: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将揭开互联网发展新的一幕。群体行动指的是许多个人或团体,基于推广特定观念,或针对反对力量所采取的一种集体目标行动。在群体行动中,互联网可以提供主动性及支持性两种角色。

2 “互动”是网络政治的精髓和公民社会形成的催化剂

网络正在显现其特有的政治潜能。网络可以征询民意、沟通对话、政策试温、让政府组织更加开放、让人事及信息更加透明,甚至能够把重大争议政策直接诉诸民众,借此向利益团体施压。网络最大的好处在于平等性和互动性。政治人物单向的政治宣传是无法满足网络时代的需要的。网民不喜欢单方面地听从政治人物的训导和说教,但是政治人物却希望去操纵它,想要把东西硬塞给别人,那是没有用处的。网络是双向对话、形成自发组织的场域,“真诚”、“参与感”才是网络政治的先决条件。而利用先进的网络,政治精英又对选定的事实进行着巧妙的“涵化”处理,即把客观的报道主体化。涵化,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运用对已有利的处理手段,赋予传播内容以思想蕴涵。对此,刘建民先生认为:应该承认,世界上存在着未经报道的新闻,但

是却不存在不加涵化的新闻。对于受众而言,他们接受的新闻都是被涵化过的制成品,而这正是一切新闻意义构建的目标^[14]。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理性的行为。在网络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网民的非理性化行为。这些行为在一些“精英”的推动下,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所以,我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采取的限网规定,正是为了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网民危害社会。新疆“七五”事件的惨痛教训在于所谓的分裂“精英”们利用互联网召集、联络违法分子,利用互联网散布不实言论,造谣惑众,蛊惑人心,在骨干分子的诱导下,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助纣为虐,演变成严重的暴力事件。所以,政治精英们的必要涵化,并过滤网络信息是维护政治稳定的必要措施。

政府提供开明的网络制度供给,形成与公民参与的回应力,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电子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确立,意味着政府行政活动的中心要转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上来,而不是仅把提供公共产品当做一种自上而下的施舍。这也要求政府对网络参与的引导尽快实现由硬性引导向软性引导的转变。在整个政治参与过程中,电子政府和其搭建的政务平台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电子政务能够为有序的网络参与提供许多技术支持和便利条件,能够提供一条制度化的途径,把公民的网络参与纳入到政府规范管理的范围内。在网络时代,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是现实政府在网络上的存在,网络政治参与总是在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平台上实现的。网络是政治参与的载体,公民通过网络了解政府的政务信息,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以及电子政府对输入利益诉求政策的执行。公民通过网络向电子政府输入参政信息,电子政府利用电子政务系统处理参政信息,再通过网络和政务平台反馈,这样就完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全过程。随着政府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建设的进一步完善,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程度将有更大的发展。

3. 网络政治呼唤“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将成为公民社会的基石

网络政治的发展路径离不开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群人。公共知识分子,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将其界定为:“越出其专业领域经常在公共媒体或论坛上就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分析和评论的知识分子,或是由于在特定时期自己专业是社会的热点问题而把自己专业的知识予以大众化的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关注的知识分子”^[15]。但是,这个群体毕竟太少了,现实的网络政治参与者存在着思想贫乏、公民意识淡薄的问题。具有专业知识的网民参与网络政治,对热点问题的专家论证与深入分析将更加有助于网络政治的良性发展,最终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提供帮助。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必将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基石。

具有现实力量意义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还是比较初级的,在中国发展最快的、最强大的公民社会力量主要是表现在言论上,尤其是互联网言论上。可以说过去十多年中,中国的公民社会主要还是局限在互联网,处于虚拟阶段。虚拟网络政治空间里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出现,弥补了

现实政治生活中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不足,提升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减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时间和金钱乃至知识成本,拓宽了政治参与方式的新渠道,实现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快速连接和沟通,不仅有利于提升网络政治空间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而且有利于促进现实政治生活借助网络政治这一独特平台而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发展,进而深化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内容。随着网民数量的绝对增加,以及他们对网络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将极大推动公民社会在中国由理想变成现实的目标实现。

参考文献:

[1] 胡泳. 网络社群的崛起 [J]. 南风窗, 2009, (22): 39.

[2] 张祖桦.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EB/OL]. <http://www.djun.com.cn>

[3] 鄯爱红.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公民意识的培育 [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6, (6): 37.

[4] 迈克尔·桑德尔. 公民身份:面向世界的认同与表达 [J]. 王佳琪,译. 社会科学报, 2007, (6): 37.

[5] David Miller, citizenship and Plur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5, XL III, p432 - 450

[6] Kit Welchman, Erik Erickson: His Life, work and Significan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50

[7] 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 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 [M]. 曹书乐,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237.

[8] [德]米德. 符号互动论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253.

[9] 斯蒂芬·李特约翰,史安斌. 人类传播理论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184.

[10] 陈力丹. 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56

[11] 车英,欧阳云玲. 我国舆论的民族特性 [J]. 武汉大学学报, 2005, (5): 709.

[12] [德]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 15.

[13] 李慎之. 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J]. 改革, 1999, (3): 5.

[14] 刘建明. 当代新闻学原理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53.

[15] 朱苏力. 公共知识分子的建构 [J]. 社会科学研究, 2003, (2): 102

[责任编辑:杜娟]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China's Network under Dimension of Civil Society

SONGM in¹, SUN Ying-hui²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Internet users has reached 316 million people, the arrival of the network era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vil society needs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own voice, at the present stage in China's political reform has not yet in-depth cases, through the network of political means for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management possible. "Interaction" is the network of political nature, with sociological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path of China's Internet will shape the future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rovide a significant catalytic role.

Key words: civil society; the network of political; deconstruction; path